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研究

朱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研究 / 朱磊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12
ISBN 978-7-308-20668-6

I. ①程… II. ①朱… III. ①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②现代汉语—名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03333 号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研究

朱磊 著

责任编辑 胡 畔
责任校对 宋旭华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虎彩云印刷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0 千
版 印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668-6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目 录

0 引 论	(1)
0.1 选题缘由	(1)
0.2 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3)
0.2.1 修辞学界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研究	(3)
0.2.2 其他语言学科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研究	(4)
0.2.3 关于程度副词的相关研究	(10)
0.2.4 当前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及其问题	(15)
0.3 本书的研究内容及意义	(16)
0.3.1 研究内容	(16)
0.3.2 研究意义	(18)
0.4 本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19)
0.4.1 本书的研究方法	(19)
0.4.2 本书的研究步骤	(19)
1 表达视角下的“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探究	(21)
1.1 语法现象与修辞现象	(21)
1.2 语言与认知模式	(22)
1.3 意象与修辞幻象	(23)
1.4 修辞幻象在“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中的生成	(25)
1.5 修辞幻象与“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对应	(28)
1.6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在表达中的具体体现	(31)

1.6.1 属于修辞幻象1的组合	(31)
1.6.2 属于修辞幻象2的组合	(32)
1.6.3 属于修辞幻象3的组合	(35)
1.7 小 结	(38)
2 接受视角下的“程度副词+名词”组合	(40)
2.1 接受活动的定义	(41)
2.2 接受语境构成的剖析	(42)
2.2.1 接受语境中的可能因素	(42)
2.2.2 接受语境中的现实构成	(45)
2.3 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接受活动的具体分析	(47)
2.3.1 意义语境下的接受活动	(47)
2.3.2 理据语境下的接受活动	(48)
2.3.3 审美语境下的接受活动	(52)
2.4 接受视角下“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最佳类型	(55)
2.5 小 结	(57)
3 社会话语视角下的“程度副词+名词”组合	(58)
3.1 社会话语研究的重要性	(58)
3.2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社会话语分布	(59)
3.3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社会话语功能	(60)
3.4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社会话语类型	(63)
3.4.1 个体性话语	(63)
3.4.2 群体性话语	(63)
3.4.3 普遍性话语	(65)
3.5 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规范建议	(66)
3.6 对修辞最高原则的进一步思考	(70)
3.7 小 结	(76)
4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共时演化的修辞动因	(77)
4.1 共时演化	(78)
4.1.1 句子成分与句法成分	(78)
4.1.2 组合的共时演变	(82)
4.1.3 演化后的类推	(88)
4.2 修辞动因的选取考察	(92)

4.2.1	程度副词的选取	(92)
4.2.2	名词的选取	(92)
4.3	分布的整体表现	(94)
4.3.1	区分同形情况	(94)
4.3.2	统计概况	(96)
4.4	特殊表达的功用	(97)
4.4.1	语义表达功用	(98)
4.4.2	语用表达功用	(99)
4.5	成因分析	(104)
4.5.1	内部阶梯差异	(104)
4.5.2	主客观的制约作用	(106)
4.6	小 结	(107)
	附录 程度副词“很”修饰名词性成分的相关统计	(108)
5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特殊修辞效果的量化判断	(112)
5.1	组合的特殊语用效果	(112)
5.2	与量化判断相关的因素	(114)
5.2.1	资格因素	(114)
5.2.2	理解因素	(117)
5.2.3	分布因素	(123)
5.3	量化公式	(124)
5.3.1	公式的提出	(124)
5.3.2	公式的应用	(125)
5.4	小 结	(134)
6	“很是”对于形容词化名词性成分的修饰	(136)
6.1	“很是”的性质	(137)
6.1.1	内部搭配	(137)
6.1.2	句法分布	(138)
6.2	同形区分	(140)
6.2.1	与修饰谓词性成分的加词性“很是”的区分	(140)
6.2.2	与线性序列“很是”的区分	(141)
6.3	“很是”的内部结构	(144)
6.3.1	“是”的主观性	(144)

6.3.2	“很”的核心性	(145)
6.3.3	类推的受限性	(146)
6.4	形成动因和机制	(147)
6.4.1	凸显性状	(148)
6.4.2	概念整合	(149)
6.5	与“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语用效果比较	(150)
6.5.1	特殊语用效果的比较	(150)
6.5.2	一般语用效果的比较	(151)
6.6	小结	(152)
7	构式“不要太 N”的形成分析	(153)
7.1	构式的理解	(153)
7.2	“不要太 N”的现实成员	(154)
7.3	构式的典型形式与非典型形式	(154)
7.3.1	典型变体	(155)
7.3.2	非典型性变体	(158)
7.4	成因与发展	(160)
7.4.1	功能的转移与隐退	(160)
7.4.2	未来的预测	(162)
7.4.3	与“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结合	(162)
7.5	小结	(163)
8	从“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看语言的规范问题	(166)
8.1	语言规范与话语规范	(166)
8.2	语言规范中的话语范畴	(167)
8.3	生活世界范畴的显现	(168)
8.3.1	变异话语 1	(168)
8.3.2	变异话语 2	(169)
8.3.3	变异话语 3	(170)
8.3.4	连续统上的变异话语	(194)
8.3.5	语言现象与变异话语的对应	(207)
8.4	系统范畴的压制	(207)
8.4.1	根本性控制	(208)
8.4.2	有条件让步	(208)

8.5 理想的博弈结果	(214)
8.6 小 结	(215)
9 结 语	(216)
9.1 本书主要观点总结	(216)
9.2 尚待解决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18)
参考文献	(220)
后 记	(232)

0 引 论

在当前语言生活中,有许多新兴的语言现象,对于有的语言现象,语言使用者可能明显感觉它们是新兴的;而对于有的语言现象,使用者对其感受并不一致。“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其地位也争论不断。

0.1 选题缘由

本书把由程度副词修饰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而构成的组合简称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由于研究视角和命名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该语言现象会有“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现象”、“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程度副词+名词”构式等不同说法,本书为方便起见,统一将其称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

在有的学术论文中,“程度副词+名词”组合被简称为“副词+名词”组合,但是严格来看,“副词+名词”组合所涉及的类别相当复杂。杨亦鸣、徐以中(2003)就列举了 11 种副词与名词线性排列的现象,其中大部分“副词+名词”组合都与“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无关,是现代汉语中的常见现象。李一平(1983)也按照副词所出现的句法环境将副词与名词的线性排列分为 4 种情况:(1)副词位于作谓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如“明天又星期天了”;(2)副词位于作宾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如“我写了才两页”;(3)副词位于作状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如“他好几年没来这儿了”;(4)副词位于作主语的名词性成分之前,如“就你能”。这些副词与名词的线性组合经常在句子环

境中出现,属于常规现象,而只有“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才是非常规现象。

据此,邵桂珍(2000)提出了语法的“副+名”和修辞的“副+名”。对于语法的“副+名”来说,当名词本身具有述谓性时,则副词通常用“已经”“刚刚”“才”“终于”等时间副词,以表示时间的推移或地点的转换。而当名词本身需要其他词的配合产生述谓性时,需借用具有潜在判断功能的范围副词如“都”“总共”“只”“仅仅”“单”“光”“就”;或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副词,如“必”“必定”“的确”“不”“不必”等。当然,如果让名词充当主语、宾语或定语,则要使用最高级程度副词,或范围副词。从语义角度看,语法的“副+名”语义上具有明确性和单一性,修辞的“副+名”不确定性和丰富性。从语用角度来看,语法的“副+名”对语言的主体因素(如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的依赖性较强,而修辞的“副+名”对语言客体因素(如社会背景、文化环境)的依赖性较强。语法的“副+名”和修辞的“副+名”都具有简化语言的作用,但语法的“副+名”重在凸显未知信息,强调话题的说明部分;修辞的“副+名”则更为关注语言表达的生动性、活泼性和趣味性。

这样,“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就从大量的“副词+名词”现象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修辞现象被人们所关注。王小莘、张舸(1998)认为“程度副词+名词”这种结构能否经过“约定俗成”而最终进入语言的范畴,进而给旧的语法规则带来新的突破,还要经历一段长时间的考察,但从目前流行的趋势及其具有一定的积极的表达效果来看,是很值得语言工作者给予关注的。

虽然该组合的存在可以称其为“修辞现象”,但是学术界对它的主要研究却不在修辞学领域,很多研究者都是从语法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而对其进行的修辞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言语技巧领域(下节将作详细介绍)。

对于修辞学而言,其研究的范围不应只局限于言语技巧领域。“修辞的最终目的是认知,是促使人类更好地了解自然、社会及人本身”(鞠玉梅,2003),修辞活动的产生、发展都有认知层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要对修辞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需要修辞学在认知维度上延伸。王寅(2010)也因此提出了建设认知修辞学的构想。“科学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围绕着人和社会的需要。”(朱晓农,2008:16)既然修辞学是以语言层面为研究依托的,因此,它需要关注语言在社会环境中的运用,关注修辞现象在社会活动中的价值。这又需要修辞学在社会维度上延伸,在社会的组织活动中发挥作用。

从本质上讲,“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本身与其他修辞现象相比并无特殊之处,都有属于自己的交际价值,但本书将试图以修辞学的视角,从认知、社会两个维度上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进行剖析,探究该组合在言语技

巧领域以外的修辞活动规律,以此来扩大修辞学的研究视野。更为重要的是,本书试图以小见大,探求类似于“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之类的超常规语言现象的认知、话语运作规律,以图借此进一步促进修辞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为学术界一直关注的语言规范提供某些新的原则和方法。

0.2 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在研究的前期阶段,学术界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讨论主要在于它合不合规既定的语言规范。根据施春宏(2005:195-198)的论述,人们对该组合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不规范说”“活用说”“转化说”“条件说”等阶段,经过长期讨论,大部分学者认可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认为这是一种名词的活用。于是,近年来学术界的关注点转向了“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如何产生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上。

0.2.1 修辞学界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研究

对于“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产生,修辞学界对它研究得并不深入,多局限在其言语表达效果上,这些研究多认为人们对于言语效果的需求促成了“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产生。如,原新梅(1997)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具有言简义丰、幽默诙谐、创造语言节奏、表达复杂情感,以及亲切自然、口语色彩浓等功效。关春芳(2003)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这种语言形式在于追求一个永远不确定的意义,具有言简意丰的特点,符合语言运用中简省的原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社会发展和人文因素干预,使语言更具文化内涵,令“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语用频率增加;在表达效果上具有补偿性、模糊性、灵活性和新异性。刘红曦(2005)认为该组合能使表达更加简便、直接、含蓄、幽默。刘慧丽(2008)则认为该组合的修辞价值是“形式简洁、经济凝练”,“描写形象、内涵丰富”,“表达新颖、诙谐幽默”。

研究者对这些表达效果的界定缺乏一个客观具体标准,而且通过这种研究方式得到的“成因”只是基于研究者对该组合使用的外部观察,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其产生、运行的规律。例如:

(1)我一般就看很大众的电影,什么口碑好,什么比较火就去看看。我不喜欢主题特别沉重、深刻的电影,因为生活已经够疲惫了。(《八月年轻人一起玩电影 70后 80后与 90后 00后有代沟》,人民网,2015-08-07,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5/0807/c40606-27424216.html>)

(2)赵宝刚在接受《重庆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拍摄青年医生为主角的医疗剧,是想把改善医患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医生身上,“题材看上去很沉重,但我们拍得很欢乐很喜剧,希望传递出正能量”。(《赵宝刚新剧 52 案例展现医疗问题 行业剧还是偶像剧》,人民网,2014-11-17, [http://media. people. com. cn/n/2014/1117/c40606-26035896. html](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1117/c40606-26035896.html))

(3)“农活忙完,也要补充精神粮食,宣讲谈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很乡土很带劲,过瘾!”社员李中元竖起大拇指。(《农民夜校成十九大精神宣讲重要课堂》,人民网,2017-11-02, [http://cpc. people. com. cn/n1/2017/1102/c415067-29623431. html](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102/c415067-29623431.html))

(4)别看刘亦菲外表看起来很仙女,但睡觉的姿势真是有够奇葩的。图上是录歌间隙趴在椅子上就睡。(《小 S 刘亦菲佟丽娅 男神女神睡姿曝光呆萌搞怪》,人民网,2014-04-10, [http://ent. people. com. cn/n-0410/c1012-24875495. html](http://ent.people.com.cn/n-0410/c1012-24875495.html))

我们可以说上述四例中,因为形式简洁、内涵丰富、风趣幽默等因素促成了相关的“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但这些因素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人们也可以变动上述语句中的其他词语来达到相关的修辞效果。而且,在这些表达效果因素中,哪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也是难以判断的。

当然,也有研究者试图突破言语技巧的局限,运用新的修辞学理论对该组合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如,邱凌(2002)运用了潜显理论来探究“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他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原本是在语言中客观存在的潜性语言现象,现在正逐步变成显性语言现象。作者进而从“潜词义的显性化”“潜性功能的显性化”“潜性效果的显性化”三方面论述了该组合由潜入显的表现。不过,从作者认为该组合的实现“满足了作者追求含蓄、朦胧、新颖、别致的表达方式的要求”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其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未能脱离言语技巧领域,未能从更深的层面揭示该组合产生的原因。

0.2.2 其他语言学科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研究

修辞学属于语言学,但同时也是边缘性的学科,它与语言学的诸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者在语义、语法、认知等领域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进行的探究可以为修辞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他们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产生原因的研究。

研究者主要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层面来探讨“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产生的根本动因。

刘正光、崔刚(2005)运用非范畴化理论解释“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他们认为概念结构的二元性为名词提供了描述性意义的来源与基础,为名词指称和陈述的相互转化提供了可能。在认知框架当中,语言实体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成分或意义,但在一定的语境下,被提取的只有一个。承担该提取功能的则是孤立抽象机制或转喻中的视角化。这篇论文表明了任何“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成立都是转喻机制在起作用。此外,他们认为非范畴化的连续体特征能有效解释不同结构中名词表示描述性意义时可接受性差异的问题。因此,他们提出不应仅仅将“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看成是“修辞现象、特殊现象、不规范用法”,而应视为认知系统和语言系统不断创新的过程。

丁加勇、戴玮(2007)根据理想认知模型理论,认为名词是由多个模型组成的复杂的模型集合体。在不同语境中,名词的不同认知模型会相应地得到凸显,所以“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在不同的句子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丁、戴的论文更加清楚地展示了名词中各种意义成分是如何有机组合在一起的,更能让人们判定转喻中是哪种语义成分被提取了。

王寅(2009)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产生是“词汇压制”和“惯性压制”的体现。在词汇压制方面,该构造中名词在副词的压制下大大衰减其指称功能,以突显其表“典型特征、异常感觉、语气时髦”等语用意义。在惯性压制方面,该组合从多个其他构造中传承了相关信息,如副形构造、主谓构造、动名构造等。作者还认为单靠组合原则难以获得该构造丰富的整体含意,必须运用完形理论和整合原则对其作通盘处理。

蔡飞(2009)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在认知上符合“中心—边缘图式”。在“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中,名词必然还需要以其词汇意义为基础,在其词汇意义与程度副词相匹配的基础上与程度副词进行组合。名词与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形容词、动词一样存在着语义模糊性或者在使用中原本明晰的语义模糊化。然而名词的语义模糊只是边界模糊,其中心却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名词具有原型性。正因为名词在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心理中存在着预设的原型,故而可受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

第二,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生成方式的研究。

一些研究者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语义构成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

析与描写,以期探明程度副词和名词是通过何种语言手段结合到一起的内部规律。

张谊生(1996、1997)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从结构形式看,这类组合都是以前加程度副词作为语法手段和形式标志来促使名词性状化的。也就是说,如果不与副词相结合,这些名词的语法功能就不能转化,无法表示内涵义。二是从语义表达看,这种组合一方面必须以名词的理性意义作为表义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实际所表示的又都是一些没有明确义域的内涵义。因此,这种表达方式存在着允许读者和听话者根据自身主观的知识积累而做出不同联想和想象的随意性和模糊性。也就是说,内涵义的确定,除了各词本身固有的理性义之外,还必须取决于一定的语言环境,甚至包括读者和听话人本人的生活阅历和背景知识。三是从语言规范看,这种搭配方式出现时间不长,尚处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判断该语言现象规范与否,不宜简单从事,而是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表达方式多少弥补了汉语名词缺乏性状化手段的缺陷,满足了作者追求含蓄、朦胧、新颖、别致的表达方式的要求,它的存在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施春宏(2001、2005)把名词的语义结构分成了关涉性语义成分和描述性语义成分,认为凡能成功提取描述性语义成分的名词就能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名词的描述性语义成分可以在各种类型的语境中提取出来。作者列举了提取描述性语义成分的种种方式,包括语义断取、阐释性提取、语义浸染和语义场的赋性。作者还指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能够进行类推的前提是名词的描述性语义成分是否具有统一性。

邵敬敏、吴立红(2005)运用语义的双向选择性原则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是程度副词和名词双向选择的结果,两者在[+程度量][+属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进而,他们详细论述了程度副词唤醒名词属性特征时采取的五种途径,即“语义斜指法”“语义内指法”“语义偏指法”“语义深指法”“语义外指法”。虽然可能没有穷尽所有的类型,分类之间或许也有交叉,但是这种研究表明了途径不同,相关组合产生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深化了产生机制的研究。他们还对所有名词进行了考察,用统计的方法佐证了抽象名词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可能性要大于具体名词这一论断。此外,他们还从社会、文化等角度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成因做了一定的论述。

黄洁(2009)认为名词丰富的内涵义是“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概念基

础,名词发生功能游移的动因是副名结构的构式义对名词的词汇义进行压制,使与名词相关的可主观量度的属性被凸显,而范畴转指属性的概念转喻则是语义压制实现的途径。

此外,邢福义(2003)从句法功能角度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生成方式进行了探讨。他研究了“副+名”组合的代表“很+名”组合,认为“很+名”是形容词性的,只能有限地接纳名词。典型名词进入“很+名”结构槽,是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属于“词性活用”现象。进入该结构的名词,使用频率提高后,临时的“异感”意义就会转向固定的特征意义,使一个形式在原来名词性的基础上裂变出形容词性。

第三,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内部差异性的研究。

学界现已普遍认识到,“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内部是有差异性的,而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研究者将“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按照名词的不同进行了分类,以期对其产生和使用的状况有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也有助于为规范这种语言现象制定相应的策略。

张谊生(1996、1997)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结构有的凸显了名词的度量义,有的使名词性状化。对于前者,相应的名词有三类,即:(1)语素包含类,就是指一些名词的前一构成语素本身就含有一定的量度义;(2)语义蕴涵类,就是指一些名词的词义中本身就蕴涵着一定的量度义;(3)语境赋予类,就是指该名词本身并不含有量度义,只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尤其是受到程度副词修饰后,才获得了临时的量度义。对于后者,作者认为这样的名词有四种,即:(1)内涵凸现式性状化名词,大都是指人名词,基本上都是一些表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角色的名词;(2)特征概括式性状化名词,大都是地域名词,主要是指一些比较有名的、具有独特个性特征的、能够引起某种联想和共鸣的国别和区域的专有名称;(3)概念状化式性状化名词,大都是抽象名词;(4)形象比喻式性状化名词,大都是一些指物名词,也有少数专有名词。这样的划分非常详尽,有着不同的大类和小类,可以帮助人们观察组合的不同功用,但是概括性稍差,毕竟人们对于内涵义的理解角度不同,而且作为临时的修辞现象,语境因素可能随时改变组合中名词所凸显的语义。

刘晓峰(2002)根据名词的不同类型把“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分成了三类,即“程度副词+抽象名词”“程度副词+具体名词”“程度副词+专有名词”。作者认为,就稳定性而言,“程度副词+抽象名词”>“程度副词+具体名词”>“程度副词+专有名词”。这种名词类型划分和稳定性之间的对应

非常整齐,能反映大部分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但是也有很多例外不能用文章总结的规律概括。所以,作者也强调在规范“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时,要针对其不同的类型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

杨海明、李振中(2004)以网络与期刊文本为基础,把“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中的名词分成指人名词、物质名词、处所名词和抽象名词四类,并且分析了“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提取这四类名词性状因子的方式。他们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表达是表达者的经济动因造成的,接受者提取名词的何种性状因子则是由象似动因驱动的,因此“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确立是经济动因与象似动因竞争与避让的结果,文章很好地将名词分类与语言运用的心理机制结合了起来。

张伟(2005)通过调查发现,人们对以“很+名”为代表的“程度副词+名词”组合认可度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倾向:“很”+抽象名词>“很”+个体名词>“很”+专有名词。这一结论佐证了能受副词修饰的大多是抽象名词的论断,因为这些名词“较容易分离出描述性语义特征”。作者还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已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作者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主要来源是方言和作家的创作。作者从被试的个人背景中发现,个人的阅读量跟“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认可度正相关,方言因素对该组合的认可度也有很大的影响。

王云昀(2006)把“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中的名词分为抽象名词和具体名词。作者指出抽象名词的内涵义丰富,比具体名词更有资格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不过,具体名词可以通过添加“气、味、腔、调”等后缀,转化为抽象名词。

刘茁(2009)发现了名词在接受程度副词修饰时从易到难的规律:从抽象名词到指人名词、指物名词,再到专有名词。根据范畴理论,作者认为越是处于边缘的、越是具有内涵意义的非典型名词,就越容易进入副名结构。因此,作者建议在运用“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时,要尽可能使用抽象名词,之后使用指人名词和指物名词,而使用专有名词时要有充足的语境支持。

罗建平、黄伶燕(2010)在探讨“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中名词的非范畴化与聚合关系时,通过对专有名词、兼类名词、个体名词等的历时语料的观察和分析,认为专有名词聚合于该组合主要取决名词的内涵意义,或其指称的典型事件的特征意义,其适用性与语境有关;兼类名词由于非范畴程度高,名词高度形容词化,所以可聚合于该组合;普通个体名词聚合于该组合主要受先前非范畴化现象的影响,取决于交际意义。

滕沁芳(2013)对《现代汉语常用词》中,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能够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267个名词进行了分类,得到五大类别。第一类是具体名词,包括表人名词和表物名词,其中表人名词又分为群体名词与专有名词;第二类是特殊名词,包括方位名词、处所名词、时间名词;第三类是抽象名词,包括名词当中含有形容词性语素、具有感情色彩义和含有度量义等三种情况;第四类是名形兼类词;第五类是网络新词。这种划分覆盖面广,但是有些地方需要商榷。作者所谓的“特殊名词”有方位名词、处所名词、时间名词,它们一般被归入名词的附类之中,其语法功能与常规名词有很大不同,即便它们与程度副词结合,也有可能是邵桂珍(2000)所说的语法的“副+名”。对于组合中的名形兼类词而言,人们在使用时究竟将其作为名词还是形容词,缺乏心理上的依据,不同学者之间的认识也各不相同。而所谓网络新词则是语体上的划分,虽然具有一定新意,但是与前面的划分类别不是同一个层次,存在很大的交叉性。

以上研究者的划分角度各不相同,总体上看基本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个是从客观世界分类角度区分名词词类,有指人名词、指物名词、抽象名词、时间名词和处所名词;另一个是从认知语义的角度展开的,有特征义、联想义、色彩义,等等。我们选取的名词要把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

朱小丽(2008)将名词划分为抽象名词、表人名词、表物名词、时间名词、处所名词和方位名词,另外从语义特征方面将其划分为蕴涵“性状”义、蕴涵“量度”义和蕴涵“比喻”义这三种情况。

林荣钦、胡荣英(2011)将相关名词分为定中结构的名词(名词中含有表示性质的形容词性语素,形语素+名语素)、词义中含有极量义的名词、语义内涵丰富的名词、有“气、味、腔、调”等后缀的名词、含临时性的比喻义、具有为人熟知特征的名词。这个分类涵盖范围广,但缺点是将语法和语义特点混在一起,所分类别彼此有交叉。

名词类别不同会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造成不同影响,这个理论设想也得到了神经语言学方面的支持。蔡辉、孙莹、张辉(2013)认为“程度副词+名词”组合是浮现中的一种熟语性构式,他们用事件相关(脑)电位(ERP)技术对这一构式的在线加工进行了个案研究。实验语料为四类,“程度副词+X”短语构式,X分别代表形容词、兼类词、可搭配名词和不可搭配名词。实验结果表明:N400振幅在四类构式上呈现从字面表达到错误表达依次递增的梯度分布,两类转喻表达位于中间,没有差异。据此文章认为,N400在“程度副词+名词”构式和“程度副词+兼类词”构式上的梯度振幅

可归因于转喻度的不同,指出“范畴指代属性”转喻度的差异是几种“程度副词+名词”构式接受度不同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鄢柏龄、张道俊(2019)还指出体词性代词也可以进入“程度副词+名词”组合,因为体词性代词与名词在语法性质上有一定的共通性,会构成“很那个”“很自我”等表述。

当然,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只是对研究文献的大致划分。事实上,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剖析不是运用单一理论就能完成的。一种理论只是代表一种视角,而要全面认识一种语言现象,必然要通过其他视角进行辅助观察。比如,上述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程度副词+名词”组合进行研究的理论中,也积极借助了语法、语义等理论知识。总之,组合中名词的划分目前还有很多问题,但它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如何做出最好的分类,还需要学者继续探索。

0.2.3 关于程度副词的相关研究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自然也涉及程度副词,一般来说程度副词只是在其中体现程度量的不同。不过,在组合的演化中,程度副词的相关语法性质对其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我们需要系统了解程度副词的相关研究。

程度副词在汉语语法草创时期就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马建忠(1998[1898]:236)在《马氏文通·实字卷之六》中将状字分为六类,其中第四类是“以度事成之有如许者”,“如许者,言事成而有多少、浅深、厚薄、偏全之各别也”,浅深、厚薄就相当于程度,不过从书中所举例子来看马氏并没有对这些表浅深、厚薄的状字划出明确的范围。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56[1942]:17)在词类中划分出限制词(副词),其中表示程度限制的有:“颇、甚、略、仅、极、太”等。

高名凯(1957[1947]:252)在其语法体系中划分出了“量词”,并认为其下有“比词”,即“比较程度的”,如“最”“更”等;还有“渐词”,即“说明度量在变化历程中之深浅”,如“渐”“颇”等。

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明确提出了程度副词的概念,认为:“当描写词描写人物的状态时,并未同时描写此种状态的程度。若要描写它的程度,还得加一个末品在此描写词(或伪语)的前面,而此种末品又往往是由副词构成的。……有时候,叙述语也可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王力,1985[1943]:131)王力对程度副词的论述可以简单概括为“表示程度”,这是从语